

參軍

◎ 古今著 ◎

大衆書衣出版

參 軍

古 今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大 眾 書 局

參 軍

龔 古 今

出版者 大眾書局

北 京 • 天 津 • 上 海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

版 權 所 有

(P) 0001-2000

目次

一、參軍.....	一
二、打問號的長工.....	一二
三、當家的不賣牛了.....	四二
四、文富貴.....	五二

參軍

根正拿起新掛包，小心地吹那粘在繡花上的土，又用手不住的輕輕拍打，這會，他妻子愛香就跑進來了。一進門，瞧見丈夫那樣愛惜她給做的掛包，本來想笑，可是心裏急的了不得，沒顧上笑，就湊上男人的耳朵邊說：

「你們說，不是不讓老二去嗎？你看他，褲腿繫得好好的，還把被子往木棍上搭咧……。」

「我去看。」根正把掛包往炕上一搭，邊走邊說：「昨天就說好了他留下，我去。哼！真淘氣死啦！」

還沒跨出門口，愛香就一把攔住他，輕聲說：「這回就讓你老二去吧！往後你再……。」

「我是村上的武委會主任呀！咱自己不帶頭，叫誰去呀！」根正想掙脫妻子拉住的手。

愛香又說：「咱也是婦救會員，不是不叫你去，是怕你們弟兄兩個，又爲參軍鬧那個衝突！」

今天是一三八婦女節，天不亮便颳開了大風，村上的八音樂隊，却老早就任風聲中吹，在風聲中敲了。昨天夜裏通知今兒前晌開會，現在已是早飯以後的時候了，所以根正和愛香都急得不行，三步合成兩步走出房門，一齊向北屋去看他家老二。離北屋丈把遠，見老二穿一對上路的新鞋，頭上的手巾比那個也纏的齊整，褲腿繫得緊緊的，被子疊成長條挑在棍子上，慌忙地從屋子裏衝出來。猛見他哥哥和他嫂子，便一下扭過頭去，對着屋門，不說一句話。根正抓住他兄弟的肩膀，急着給講道理：「不是昨天早說好了！你年歲還小，現時不去，過二年參軍也不遲呀！」那老二本是瞞着老人和哥嫂，想偷偷去報名參軍的。可巧還沒出門就碰着他們，心裏着實不痛快，所以任他哥哥怎說，他總是把挑着的被子對着哥嫂，不回頭，也不答話。

老二今年十七啦，叫個根義，是村上的青年隊長。他知道他們高家，是幾輩子給人家地主當僱工。災荒年，他才十二、三咧，瞧見爹跟人家磕了幾十個響頭，那個惡霸地主連三升糧都不肯借，結果把娘也給餓死了。他一直哭了幾年，心上就是有仇哩！八路軍來了，才算過了幾天好光景。年時窮人鬧翻身，他和他哥哥一直是積極的，啥事都做在頭前，鬥得那些老財低頭喊老子，窮爺們從此再不受地主那個

制，誰家也分得了十來八畝地，大夥都說他們弟兄是模範。這回因為爭着參軍，他們弟兄已經紅着臉吵了幾回了。今天他哥哥用其他的理由來說他，他也沒個說的，只好不答話。可是當哥哥提到武委會主任應當帶頭的那會，他就炸了，立刻扭過來爭辯：「你們武委會主任要帶頭，我們青年隊長沒面子，就不該帶頭！」

根正沒有話能說服他家老二。看着太陽爬過了牆頭，風和八音樂隊又吹打得人心慌，他嘴裏一直吹氣，急的老躁腳。這會，愛香又上前來說了：「我說兄弟，你才十七哩，還沒娶親，在家吧！你哥哥要去就讓他去，這些閒氣有個啥爭頭！」

「沒結婚才不念家哩，又沒有人拖尾巴，當然是我去好！」

老二這一說，愛香立刻紅了脖子，向她丈夫瞭一眼，鼓嘟着嘴，轉身就走。

誰都沒有話說了。牆外射過來的樹影投在院裏，跟着狂風一齊在畫着大圈子；弟兄倆個心上都急得不行，但誰也沒個好法子能夠走開。

「根正，收拾好了沒有？人家全集合到了指揮部，等着歡送你們哩！」這時爹回來了，在門外就叫着根正。

見了爹，弟兄倆一齊趕上去爭吵；你說你該去，我說我要帶頭，鬧了老半天，依然不得解決。當爹的已經失去了光彩的眼睛，這會又喜得轉着滿腔熱淚，喊着兩

個孩兒：「根正、根義，你們弟兄倆一齊去吧！我——我們——高家出了——你們兩個好漢——」他興奮得直喘氣，咳嗽一陣，又拉住他們說道：「我活了六十多了，就沒過過咱解放區這個好世道；快去抵住那舊世道，打垮了……老蔣……再回來！」說完，又是一陣咳嗽。

狂風不刮了，樹影也只是輕輕的搖。愛香把根正的被褥、掛包、裝手榴彈的口袋，一齊抱到院子裏來，爹便退到糞堆旁邊的石頭上坐下，個自咳他的嗽。根正趕快給愛香說「問題解決了」。老二得意的拐着他嫂子的臂膊，打斷哥哥的話說：「嫂，你看，還是我說的對！」

嫂子故意岔開兄弟這話，問道：「就這樣去參軍？沒個掛包，也沒個裝手榴彈的？」

根正接過愛香手裏的東西，把掛包和手榴彈袋來回看了好幾遍，終於把手榴彈袋遞給老二，說：「這個給你使吧！」

老二撇起嘴唇，偷看一下哥哥手裏的繡花掛包，隨手便把手榴彈袋拂在地上，嘟囔着說：「我不要。」

大家都了解老二的心眼，但可都沒有說話。趕後，還是根正向妻子投了個眼色

，又向老二那邊努一努嘴，同時抖了抖手中的掛包，意思是問給他不給？愛香理着自己的頭髮，只管笑，不做聲。根正知道妻子不會有意見，又走過去，將掛包掛在老二肩上，笑着說：「這個就給你，我要手榴彈袋好了。」老二前後左右比着掛包掛的地位，對着哥嫂，怪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這時候，門外有急燥的脚步踏着土路，跟着跑進來兩個婦女，一看是雪花和小魚。她們兩個都是婦救會的積極份子。雪花還是那個舊脾氣，走起路來不住的搖着身子，一進門便飄到高家弟兄一家人面前；可是小魚今天倒像有些不同，臉色陰沈沈的，脚步也不及往常踔得快。她們兩個，是村長叫來請參軍的新戰士去開會的。愛香正要過來和她們招呼，雪花却已經扯住了根義身上的掛包，笑個不住的說：「真不賴，還繡了花哩！」

「人家參軍啦！沒繡花的物件，還嫌不好哩！」

他嫂子這樣一補充，根義就覺得臉上怪燒熱，扭着背過去，好久不看她們。

「哦，快來吧！我們還得到東頭叫老李去！」雪花忙得甚麼似的，轉過來就想拉着小魚飄走。可是小魚要走不走的，却說：「你一個去吧，我隨他們到會場來

雪花走後，小魚就挨近根正，等了好久才說：「你是武委會主任，我想問問你：這回參軍，他——毛孩他爹，能不去不能？」

高家弟兄急着要去開會，所以也不問個長短，根正就這樣回答她：「趙米貴是自動報名的。像你家這種翻身農民，鬥爭果實要不要保衛？你們自己瞧着辦吧！」

「不是我要拖尾巴。你看我家又沒個多的勞動，我也在婦救會辦事，又拖個毛孩，那有那個時間鬧生產！」小魚說是說了，可看得出多少有點羞愧。

高老漢氣的直咳，站起來，用旱煙斗指着他兩個兒子：「咱們今天——是刨地主老根哩！我家老大老二一齊叫去，我這大年歲不愁在家沒法辦，你還怕！」

「米貴嫂！」愛香拉住她的手，懇切的開導她：「你早不來看，他們弟兄兩個，都要爭着上前線，差點吵得親人都不認啦！就叫毛孩他爹去吧，掛上個光榮牌牌，不比人家說你落後強！咱村上也要優抗啦，代耕啦，幾十家抗屬都吃得上喝得上，你怕個啥呢！」

「瞭解倒是瞭解，可是——」

門外又有人叫開會，他們誰也顧不得再往下說，一擁出來，全家都到會場去了。

村指揮部的前院，當中飄着兩面大紅旗，八音樂隊奏着雄壯的曲子，五張桌子圍成個半圓，桌上堆滿了香煙、毛巾、花生、麻糖、熟雞蛋……。桌子周圍，坐着二十多個參軍的青年，身上全佩着紅綠綢緞，胸前戴着朵朵鮮紅的花。陽光明晶晶的照着會場，越來越多的人群站了個滿院。新戰士身上的紅綠綢緞和大紅花，被微風吹得輕輕飄動，在太陽底下一盪一盪的，好像騰着一條彎曲的五彩色浪。

高家弟兄一到，村長啦，農會主任啦，婦救主任啦，……都過來歡迎他們。兩個婦救會員給根正佩上紅綢，兩個兒童團員又來給他戴花。老二見沒他的事，立刻撅起嘴唇，瞪着牛樣的眼睛，一眼一眼瞧他哥哥。根正兩大步趨到主席台前，對村幹部們說：「村長，我兄弟也去咧！」不待說完，高老頭也趕上去，咳着嗽說：「那個老蔣呀，不打垮就是個不成！翻身是咱自己的事，翻身果實就是得保衛哩！村長，我兩個小子叫一齊去吧！」

村長跟區上來的王同志商量了幾句，又叫叫給根義佩上紅、戴上花，把他們弟兄讓到一條凳子上坐下。根義那個繡花掛包，很快就被婦女們瞧見了；她們遠遠的指着偷看，眼睛對着眼睛，嘻嘻的笑個不住。根義趕快把臉埋在桌上的手腕裏，一眼也不敢看她們。

宣佈開會過後，村長、農會主席、優抗主任都講了話。區上的王同志講話，特別提到高家弟兄，說他們一個是武委會主任，一個是青年隊長，過去在村上領導翻身，爲群眾立了不少功勞，今天又帶頭參軍，去爲群眾保衛翻身果實，實在是功上加功。一陣高呼，全場都鼓掌歡迎，青年隊和兒童團，當時就喊起口號來了：「弟兄參軍真光榮！」「擁護幹部帶頭參軍！」「大哥去當兵，我們要積極優抗，努力生產！」「我們雖然年紀小，挑水打柴也能幹！」「……………」。

不大一會，村長突然喊叫大家靜一點，報告李軍旗、二扭、何柱子當場報名參軍。看大家的意見怎樣？一陣亂嚷過後，這回可是婦女開頭喊：「好男兒去當兵，抗屬在家也光榮！」村長、農會主席和區上的王同志，三個人湊在一塊嘖咭了幾句，都說何柱子年紀太小，才十六咧，得過二年再去。可是李軍旗、二扭都佩了紅，戴了花，那個何柱子當場就啼哭起來；好些個人去勸，都說再過二年一定讓去，他却連哭帶說：「再過二年……你當我不瞭解，……再過二年，就悞了——打老蔣啦！」結果，是大家勸的勸，推的推，把何柱子拉到了人羣的後邊。

歡迎新戰士講話，個個都要讓高家弟兄先講。冷不妨，根義叫旁邊的優抗主任推了起來。他向大家瞧了一回，挺着胸脯說：「我也沒那個話講。不倒倒蔣介石那

個大惡霸，這輩子我就不回家！」說時用拳頭在桌上一擊，擊的全場又瘋狂的鼓起掌來。

「大家聽我說。」新報名的李軍旗站起來叫：「老蔣早和咱老農民種下仇哩！咱不打垮他，他就得想法害你，那高家弟兄兩個都是幹部，人家一齊都去了，咱爲啥不去！」

新戰士正在一個一個的起來講話，小魚和她丈夫趙米貴，恰好趕着擠進圈子裏來。小魚左手抱床棉被，右手提了對鞋；趙米貴滿臉是汗，對着村長那邊說：「可把時間給誤啦！」幹部們又到前面來待他，給佩了紅，戴上花，讓坐到新戰士的一排。兩三個婦女過來拉住小魚，說長道短的。有的問：「我當你們不會來了哩！」小魚遲疑了一會，有些爲難的回答：「他早報了名的，還能不來！」

時間到了晌午，會也快開畢了。這功夫，老年隊突然冒出一個聲音：「我們爲啥不扭個秧歌，唱個曲子歡送他們？」

這個提議，就像一堆乾麥秸着了火，一順風便燃遍了全會場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嚷成一片。

「我們很是贊成。可是叫誰帶頭扭呀？」這是青年隊裏喊出來的。

婦女隊中的雪花，高舉着手，又是個笑，又是個叫：「誰都知道我們愛香是扭秧歌的好把式。今天又歡送她根正，不叫她帶頭還有誰！」

愛香立刻紅了臉，嘩的一聲，打下了雪花舉着的手。雪花用胳膊拐了她幾下，愛香也不住的向雪花瞪眼睛。可是七推八拉的，愛香終被架到了會場的中間。二、三十個婦女、青年、兒童等在愛香背後，一定要扭。村長立刻指揮羣衆往後退，圈子讓得大大的，八音樂隊也吹打起來了。愛香雖然羞得滿臉燒熱，不住的冒汗珠，可是心裏又着實喜歡，自然而然的就走在前面扭開了。在鼓樂聲中扭了幾圈，她突然用手勢止住，音樂，回頭問大家唱個甚麼好？大家都說：「歡送你根正他們嘛，由你唱甚麼都好！」愛香轉身對着新戰士，還用手指着她自個的丈夫，有點兒嬌羞的說道：「好，你們是八路軍啦，咱們是老百姓；到前方好好打老蔣那個壞東西，咱們還得唱歌來擁護你們哩！」說着說着，她們又在鼓樂聲中扭起來。音樂聲放小，大夥知道該唱了。開頭，是愛香先唱一句，領着大家一齊扭着唱；趕後，雪花慢慢用眼睛叫大家不唱了，也不要扭；大夥會意，都悄悄退出來蹲在周圍發笑，掉下愛香單個人在場上扭來扭去，得意忘形的縫縫着眼睛唱——

「你呀愛護我呀，我呀愛護你；軍民本是一家人呀，您不要客氣。……衣服

破了我給你縫，髒了我給洗……」

根正十分發急，心上着實替他妻子抱不平。但在衆人面前，心地雖然嘆咻的跳，他可也是個沒法辦。及到愛香發現自己後邊已經沒了人，她又害了羞，一股勁跑回婦女那邊去了。羣衆狂熱的鼓掌，那個也蹙不住狂笑，兒童團裏還有幾個故意高聲喊：「擁護愛香扭秧歌！」「擁護擁軍模範！」

趕走的時候，根正還拉住村長的手說：「趙米貴家可要好好照顧哩！村上的民兵也得整頓……」村長點了點頭，他又說：「今天我在會上沒講話，我要到前線上去講，用手榴彈和敵人講，叫那些壞種瞭解我這個武委會主任不簡單！」

五輛套好的大車，早在指揮部門前等着。高家弟兄被按在第一輛車的當頭坐下。待到新戰士全坐好了，車轂轆就咕嚕咕嚕轉動起來。

打問號的長工

一

我們去做土改工作的基點村，總共不過一百五十戶人家。趕好是春天，草木都爭着發芽，全村整個兒隱藏在一疙瘩綠林裏。這地點在豫北，是個接敵的邊沿區，村西面日夜流着沁河，南面蜿蜒着一條公路，到黃河邊也只差半天路程。雖說這是個小村，老百姓的思想，可是不如山上的人單純。碰巧又是區公所的所在地，來來往往的解放軍公家同志，人們早已看得慣熟了；民主政府定個政策法令，他們也趕其別的村先傳達。

進村時，除了幾個漿棉紗的媳婦家，使目光多瞭我們幾眼而外，其別的人都是各幹各的生活，對新來的人並不特別留神。

到了區公所，我們又被分成幾疙瘩。助理員把我引到村東頭的張家落了住，便到一個貧農家去吃晌午飯。剛撈上紅菱麵條，兩個三十上下的農民，和一個拐着線

線的老婆家，好像怪着急的，一個跟一個進了我們吃飯的院子。他們進門就問：「見大榮沒？」接着便你一言、我一語的開始談論。一個說：「咱東頭成立貧僱小組，爲甚他不進？」一個說：「我也不摸人家是個啥心思？問他，他只說隨後進！」那老婆停止住拐線，嘴唇蠕動着要說話了，門口又衝進來一個二十五六的青年，頭上纏着手巾，手裏舉起一付挑東西的担子，一眼見了我們，臉就紅得不行，要說話又沒有說話，想走又沒敢走。大夥望着他，幾乎是一齊問：

「大榮，你是進還是不進？」

那青年把担子一橫，抖着聲音回答：「我也沒說不進。是說沒啥吃的，先上山挑兩回糧食，回來再進嘛！」

「那——」老婆搶着說：「你媳婦呢？她進不進？」

「媳婦會中？」那青年很怕說錯了話，但又不得不急着說：「全家就我兩口，出一個人還不能行！」

「哎喲，天老爺呀！又不是談生意經，還要講個價錢麼？」

「鬧翻身嘛，少給出一份能行！」

「你說那，怕還是腦筋沒得轉吧！」